

世紀

Women's Rights

文：游靜
香港大學文學院
(比較文學)榮譽教授

在大學課堂上教性別研究，經常遇到的學生反應是：香港跟西方一樣，性別相當平等。讀者，如果你是女性（或曾有作為生理女性的經驗），你猜對了，這位學生是男性。或者，如果課堂氣氛夠好的話，男同學會進一步列舉，他自己備受各種壓迫——尤其被女性壓迫的經驗。

這邊廂，特首候選人對於指她為現任特首 2.0 的指摘，反駁說，「他是男人，我是女人」。網上對她的謾罵不少含攻擊她性（別）的字眼：代號「淋病」與「奶媽」，與我們習慣叫的那幾個中性數字確實形成強烈對比。

當

性

變成

現代

中國「新女性」

「女性解放」，是中國自十八世紀末思考現代性、五四以降追求個體解放革命工程的其中一項議題，而且曾經佔相當重要的位置。在中國被勉為其難推入西方現代性的陣痛過程中，中國男性文人經常以女性的受壓迫及解放作為國家民族受壓迫的比喻，選擇性糅合中國早期現代及西方思想中個體解放的論述，讓新青年男性有逃出被審視、被批判的空間，可選擇成為欲望、認同及救援新舊女性的英雄。知識分子挪用女性解放潮流，來投射自身抗拒強權，對革命與（被）解放的渴求。民國上海電影中製造了大量從「封建」社會走出來的，現代「新女性」形象，鼓勵大眾消費她們所代表的現代性，藉以寄寓及抒發家國大義，及自身作為被殖民華人陽性面對外憂內患的焦慮，又同時藉着鼓吹救援新女性、淘汰舊女性，為救國尋求出路，重建陽剛。

這些性別革命的論述，被借用為解放國家、擁抱及宣揚愛國主義的比喻，一道幌子，同時意味着這是一個會被淘汰的過程，一種緩衝手段。在家國同構意識下，只要國解放，家也會「自動」解放；只要國家解放，女性更會「自動」解放。中國的革命，表面上以女性解放為標杆，實際上把性別隔離在（只能）作為比喻的層次，讓性別永遠處於一個不需要被問題化、異議化的位置。這種革命，口頭上把女性捧上半邊天，實際上透過把女性抽象化，同時把革命去性、去欲、去身體。

歐美文化主流「後女性主義者」

近幾十年的西方女權運動，把我們帶到哪裏？曾幾何時，女性主義志在開拓多元性及性別潛藏各種可能性，質疑及拆除性別規訓，自詡為一種「跨越階級與種族界線的草根運動」（見維基百科「女性主義」）。但今天在全球西化的霧霾下，主流女性主義的文化論述，卻大都聚焦於性行為作為暴力或壓迫，性再現／言論作為物化或刻板等討論上。「性」，被史無前例的放大，作為萬惡之源，讓其他權力不平等的結構關

係獲得逃出被審視的機會。（彷彿大學教授、地盤工人身體沒被物化，只有性工作者、選美女郎身體經常被稱為「物化」。）

當加拿大靚仔總統都要強調他不羞於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時，你就知「女性主義」在歐美正經歷退潮。女星謝琳伍德蕾（Shailene Woodley）在電視訪問中把女性主義等同為「讓女性從男性手上奪權」的一種「不平衡」思潮，所以她「不是女性主義者」。像她這一代九十後的所謂「後女性主義者」，正成為目前歐美文化的主流。如（不論性向的）結婚生子大潮在鋪天蓋地回歸，作為歐美平權運動旗手之一的女權運動過去數十年爭取下來的各種權利，包括工作及受教權（「平等機會」）、墮胎權等，現在都遭到史無前例的反撲。

如果我們想像及爭取的「男女平權」，只是讓女性同樣有參與公共空間（受教、工作、從政）並遠離私領域（家、性）的「權利」，而不挑戰性污名的構築，這樣我們爭取到的所謂平等所謂權利，也許只在支撐着一個讓人難以存活的社會。今天，要向誰潑糞，把他的性秀出來就是，萬試萬靈；性醜聞拉倒政客，以「奶媽」、性病辱罵候選人，這叫民意授權。

怨男哀歌

香港，不愧為中西匯聚之地。在這個「女人等同性、性等同麟，所以女人亦等同麟」諸如此類仍然深深植根在大眾詞彙及意識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要向上爬，誠然，男女無別，因為都只能盡量遮掩自己的性，一律學習成為中性。社會聞性色變，女性端賴去性化，遠離及貶斥——自身、男性及其他女性的——性主體，以達至文明現代全球化的標準。正是在這種文明（後）現代社會，男性作為生理性外顯的主體位置，承受着史無前例、進退維谷的壓力；在公領域要盡力自闢，或狂操語言偽術，埋沒心性，才得以安全逃過被懷疑性騷擾甚或性侵犯的厄運，在私領域則必須變成「傳統女人」／奶爸／煮飯公才算好男人。難怪男性焦慮幻化成各種小男人或仇女情意結，歷久彌新。難怪課上總有一堆男同學，爭着競選千年怨男。

是香港的深度殖民資本主義（同學語：「跟西方一樣」），蒙蔽了我們看見社會上性別持續不平等的視野嗎？還是，我們對於所謂「平等」的想像，受限於歐美平權運動軌跡的框架，以致無法去理解港男長期積壓的恐懼與憤恨？而這些恐懼與憤恨，於今日香港，在跟性別議題驟眼看來風馬牛不及的大小事情上——由年前屯門拖籠母女被圍至今日新聞稱港股有「大媽」撐住——比比皆是。

當女性／權主義變成中產良家婦女以及她們的新／好男伴侶（良婦男版）的專利，大家對性的恐懼及焦慮是加深還是減少？各種性別的言論、行動自由是增多抑或減少？婦女的某些權利看似獲得彰顯，但這有鬆動不公的權力結構嗎？更多的在公共場域無法去性的階級（靠身體勞動為生的、浪人），以及各種年齡（尤其年輕人／未成年及老人）及性別弱勢——當中也包括不少的生理女性，為什麼今天卻變得更無權？

香港尚未開展的解放運動

目前全球的民粹主義運動此起彼落，正迫使我們看見，這些久被去勢、壓抑的群體，龐大的怨憤需要出口。是在壁壘分明、左右對決的格局下，各種性別包括男女皆不滿的情勢下，現代性需要尋求整合，另闢蹊徑以自我更新及延續，後女權／女性主義於是應運而生。

在中國朝野急速向西看的今天，作為中國最早接觸西方思潮的城市，香港正正處於可以審視歐美平權及女性主義運動桎梏的位置。透過這樣的主體位置，香港不但得以深化自身的解殖，也從而可以參與思考甚至推進中國，一場必須以性與性別為核心的，一場幾近尚未開展的，或為革命或為解放的工程。■

